



歷代辭賦總匯

書名
卷之三
第二二五

歷代辭賦總匯

主編 馬積高



曠敏卒

曠敏卒〔一六九九—一七八二〕，字魯之，湖南衡山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進士，改庶吉士，未授職而歸，不復出，爲嶽麓山長最久，學者稱岣嶁先生。有岣嶁集。事見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六。

和陶元亮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無田可耕奚所歸。君父生成恩未報，此外復有何悲？抱終天之隱憾，雖悔焉其曷追。思補過于晚節，一是詎償百非。詫村嫠之老醜，爲鄰女理嫁衣。羌有懷而欲剖，奈言輕而人微。瞻彼日月，若馳若奔。神傷薄祚，涕隕衰門。坐視人死，焉用已存。故園祠廟，誰奠一樽。嗟不齊之理數，偏壽躰而夭顏。矧磬噭其孰哺，懼洶洶其不安。俄晨雀之報喜，詔輸粟而開闢。際運會之太平，欣扶杖而往觀。竚小醜之授首，邊烽靖而凱還。仰神功之浩浩，行振旅而桓桓。歸去來兮，胡既耄而浪遊。鴈銜蘆而避繳，蟬飲露其何求。問我今胡不樂，曰我原生于憂。爾乃不揣其淺陋，抗顏而講洪疇。心之憂危，臆浪虛舟。悼

王士俊

王士俊〔一七〇〇以前—一七五六〕，字灼三，貴州平越人。康熙六年進士，雍正元年除許州知州，歷官廣東布政使、湖南巡撫、河東總督、兵部侍郎、四川巡撫等職，乾隆二年逮下刑部，旋釋為民，遣還鄉里。事見清史稿。

恭建萬壽宮告成賦

并序

萬壽宮者，豫省新建祝釐之所也。其緣起暨竣工，具詳臣士俊恭記刻石中。至於規模宏麗，氣象矞皇，實稱觀瞻之壯。臣心誠懼誠忭，復額手而敬爲之賦。曰：

滄桑之屢易，華屋倏而山丘。緬靈光之獨歸，繫障川而砥流。幸一枝其堪託，成林下之真休。已矣乎，一元甲子幾何時。維彼錢搏可尚留，我其與時推移之。不羨王子晉，雅慕榮啓期。卜無子而喪明，盧有丁以充籽。我才不如蘇子，未能載和陶詩。自今內斷不惑，豈向靈氛而決疑。

〔據岣嶁雜著〕

石麟點校

大矣哉。我皇上憲天出治，而天之眷我皇上者孔厚也。大寶曰位，大德必壽。舉八紘而紫氣悉融，貫九垓而黃雲徧覆。振鼉擊鯨，民尊元后。渥露煦風，民親父母。溯自權輿三五，開闢子丑。孰於斯而爲盛，乃生民所未有。是以太和滲灑，元氣妃牡。苞苻沓駢，麻嘉輻輳。處處康衢，時時春酒。况躬遇夫龍飛聖節，而懽承夫虎拜稽首也哉？粵稽河南之域，寰寓號曰中州。嶽尊鎮星之位，水自崑崙而流。天球之所翕施，媯神之所夷猶，聖哲之所光宅，僊靈之所嬰遊，六氣之所和會，五序之所摩揉。民風沕穆，天下無訛。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若典若誥，若魯若鄒。天子嘉之，惠疊恩稠。雍正七年蠲豫省正賦銀四十萬兩，一年復蠲四十萬兩。維帝之澤，維民之庥。恭逢祝祉，肩纍趾蹂。數不能紀，類不能求。締構未劖，周爰咨諭。臣於是悚然其有感，穆然其有思。緬惟腹壤，振古及茲。聖德淮於斯，聖瑞亦聚於斯也。爾其啓龍馬之卦畫兮，擷虞羲之神蓍。候具茨之雲物兮，茁軒轅之瑞芝。聆六英之天機兮，彈帝譽之朱絲。告五老之河圖兮，苞唐虞之金泥。錫九疇之洛書兮，呈夏后之元圭。自子姬以遞嬗兮，長燭曜其光熹。維我皇上之御極兮，尤萬載而一時。懋千聖未懋之學，鬯中土之秀異兮，慰民志之交期。況復歲月日時，會攝提

格。本年元旦，係寅年寅月寅日寅時。春產物聖，更協時刻。時憲書元旦立春，係卯時，豫萬年書亦係寅時。長生大生，壽命義和，練茲時日。太人占之，朗示龜策。曰人主壽，時萬時億。是宜興功，鴻造胥集。衆謀僉同，經始遂亟。爰乃準水臬，相陰陽。儲楩楠，選豫章。櫺幕帯，給糗糧。六工踴躍，百役贊襄。砰砰砌砌，焱焱煌煌。巨模天運，飛構神揚。翡翠飾棟，玳瑁施梁。城鏤龍虬，瓦配鶩鷀。玉狻躡跪，鍊鳳翹翔。觚稜矗起，罘罳翼張。太乙容與，神女相羊。樹之以闕，表之以坊。拱之以殿，掖之以廂。周之以廬，藏之以房。廣之以庭，繞之以廊。衛之以櫟，繚之以牆。築之以堤，環之以塘。芙蕖萬朵，柳柳千行。曲水圜橋，制類夫辟廡；殿下有橋，通垣複牖，象合夫明堂。殿四面複楹，可遶行。於是遠而望之，翼翼乎若嶷嶒於闔閨，突兀於顚蒼也。近而陟之，洋洋乎若伾伾於五雲，歎歎於三光也。分而視之，肅肅乎若紫微正位，環以鈞陳，輔以文昌也。合而觀之，總總乎若黃裳元吉，青赤成文，黼黻互章也。矧夫含佳氣兮菁葱，吐祥煙兮杳靄。吞震位之精英，納坎方之沆瀣。乾坤軸兮蟠根，指乾元兮作蓋。倚嵩岳兮爲屏，繞黃河兮如帶。伊洛淮濟兮似抱似環，崤函太行兮如揖如拜。外此南江北漳，右華左岱。象天威之

赫濯，迺無遠而弗届。蓋心思於是乎至肅，耳目於是乎極大矣。

確者也。將見畿南啓瑞，汴宋含嘉。皇上方視天下一家，又豈豫臣之所得而私，豫民之所得而誇也哉？

敬逢萬壽之節，忭賀之朝。風傳玉漏，斗轉珠杓。旭日如鉦，卿雲若綃。華燈璀璨，羽纛飄搖。金鑪香裊，黃幄光高。器陳鹵簿，音奏簫韶。裴韓旌節，褒鄂弓刀。勲

臣腰玉，元戎插貂。東西分文武朝房及官廳。新宮既建，松茂竹苞。嚴而不越，靜而不囂。臣心凜凜，班列陶陶。更有峩博之紳，章縫之士，石戶老農，江湖商子，華髮耆頤，總角童稚，綺繒纏紛，花鬢襯襯。莫不顧之心儀，瞻之色喜。以爲吾皇上之慶，前此未嘗有是也。又有無量壽佛，妙諦三乘。天竺跋陀，洛陽摩騰。漢竺法蘭，晉佛圖澄，梁達摩師，唐一行僧。兜羅綿手，日月傳燈。久傳豫土之衣鉢，忻見雲楣之式宏。東爲僧經房。復見函關道士，宛邱先生。緝領王喬，汝州廣成，公名河上，僕號洛京。進雲華之籙，吹步虛之聲。遊璇題與玉砌，儼方丈兮蓬瀛。西爲道經房。然則萬壽宮既成，而中土士庶之情，尊者益致其尊，親者益顯其親矣。由是繩繩永永，皇圖式廓。重譯悉朝，殊方稟朔。化浹中孚，風還太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緯汁珠囊，農應銅爵。獸見師親，鳥來世樂。草獻金光，木珎丹若。億載猶長，萬年彌擴。蓋天之眷我皇上者如此其厚，是皇上之壽同於天，固事之無疑而理之至

中天日月光華賦 幷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歲紀旃蒙單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爾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律中姑洗，則陽和既渥而元亨嘉會矣。乃于是月二十六日，仰瞻日輪之表，五色重抱，異彩疊環，祥光飛動，卿雲捧護，歷時辰巳午未之久。又先是月望日，宵月凝輝，重輪煥采，其色亦備五，而浮金耀碧，炯射戶牖，歷時戌亥子丑之久。日華見于正晝，月華見於夜半。不越旬日而同輝聯曜，又並現中州之域。豈陰陽所和，風雨所會。天麻聖澤，醞釀尤深歟？抑地接神京，近光天子，而乾出嘉符，坤流靈契，尤炳炳而煜煜歟？又或如漢儒鄭康成所云：季春之月，日月會于大梁，是以載陽之候，疊徵于中州分野歟？稽歷代天文之志，諸家瑞應之圖，以及唐百官志禮部郎所掌，悉紀大瑞名物六十有四焉，上瑞名物二十有八焉，中瑞名物三十有二焉，下瑞名物十有二焉。此固蕃釐首列介祉莫加者矣。士俊方膺寵命，總制河東，兼攝河南撫篆。時開府汴梁，敬率屬吏州民，恭仰日華誌慶。其月華則得之汝寧府守令

牘報者，蓋汝南又豫之最中也。既已敬上賀章，請付史成，昭茲來許，以示聖德光昭，天子萬年之慶，而惄忱懼忭未已，復鞠謄珥筆，敷陳大美而賦之。賦曰：

粵自鴻濛溟涬，肇啓皇輿。兩曜轉轂，右闢左舒。欽光噴景，橐籥洪鑪。朝翔若木，夕御金樞。精凝霜兔，氣孕駿烏。檀金六龍之輦，水晶七寶之都。其尊也，實稱天子^(二)。其瑞也，第一苞苻。恭逢景運方隆，陽春布渥。戒周官兮保章，候日月於合朔。爰于既望，祥開河洛。爾時天朗氣清，羣陰解駁。日華月華，重輪照灼。煥爛兮若山龍藻火之鮮明，層疊兮若黼黻文章之交錯。綯緼兮若泰元媯神之盪摩，紛綸兮若龍頌鳳味之噴薄。象圓而中規兮，若天形之笠，太極之圖；氣純而無類兮，若精金之繩，美珠之珞。浮動于環中兮，若北方夜子之沆瀣，東方昒爽之熹微；拱護于環外兮，若羣仙謁闕之紫駢，上帝端居之黃幄。方其始升也，非雲非烟，輪囷蕭索。及其漸凝也，如組如繡，纍跗疊萼。又其□□也，積英積華，乾包坤幙。等璇圖之奇瑞兮，學士未能詠歌。寶芸牒之神符兮，詞臣或難揚搘。況乎□不入辰，□□千里。既東昌而西和，亦晝明而夜起。貫珠合璧，循環不已。月吐華兮，真如不夜之城；日曜魄兮，又似再中之世。媧皇煉石兮呈五色之孔多；織女成章兮，宣七襄之徧麗。度或遲而或速兮總見並

行，道或赤而或黃兮方疑連軌。察以玉衡兮果孰短而孰長，測以周髀兮將何同而何異。有喜必雙，紀祥者二。豈非聖世洪麻，中州盛事歟？于是照靈源之龍馬，含具茨之雕雲。羽蓋團圜兮，仍合先天之象；朱旄緯繡兮，聿成制字之文。揚采熊熊，映流虹于洛汭；飛姿熠熠，掩繞電于河濱。蓋以天開中土，地拱北辰。柝聞畿輔，雲近禁宸。是以應圖合牒，握籜闡珍。豈與夫東都神雀，宋郊素鸞。潁川連理之木，潤澤比目之鱗，得以並提前後，輕相等倫也哉？于是天子居青陽之右个，舉耕耤之三推。是年欽定于三月十七日耕耤。祥風習習，澍雨霏霏。麥皆連穗，桑無附枝。醴泉若釀，甘露如飴。獸含肉角，禽號朱離。九莖瑞穀，三秀靈芝。虞鳴鱗介，蟄振昆跂。嘉祥沓至，道寶交施。帝乃穆然而深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惟修德者獲福，務小心以承禧。而乃荆河惟豫，屢昭盛美。凡夫輶軒使臣，節麾大吏，紆朱拖紫之班，章甫縫掖之士，袜首袴褶之軍，石戶山農之子，總總林林，圓顱方趾，熙熙皞皞，華顚毀齒，莫不軒衣張眉，雜遝愕眙。以爲質之縹緲，考之傳誌，日月之宮，有氣必視。在上曰剗，在下曰履。在中曰縷，在旁曰珥。惟環曰抱，紅黃碧紫。璧組葳蕤，雲罕旖旎。如繪丹青，如展紈綺。焱焱炎炎，襯襯襯襯。凡現此形，厥兆大喜。昔者日月光華，歌于有虞帝舜之朝；五色互呈，

見于少昊金天之氏。維我皇上之德，與兄日姊月同明；皇
上之功，合日域月嶧並暨。所以信而有徵，大而非侈。矧
夫龍飛紀瑞，由我豫始。娵訾會日月五星，實豫分野，而

今又踵其祥；黃河符千載一清，在豫亘綿，而今又協其祉。

更且充豫輔車，齊魯尺咫，歷下之慶雲匪遙，元旦山東濟

南府現慶雲。寧陽之麒麟近是。上年十二月，山東寧陽縣產麒麟

，俱蒙恩旨。若相照而相輝，亦一彼而一此。是宜對揚
皇麻，書之信史。凡我小臣，橐管以俟。循天保歌詩之例，
願貢彤墀。乏河東作賦之才，深慚巴里。又歌曰：五緯汁
兮雲物祥，天明明兮日月光。金支翠旛兮鸞飛鳳翔，聖人
坐兮開明堂。豫之土兮在中央，告帝圖兮福吾皇。四方來
賀兮萬壽無疆，藏之金鑽兮惟其有慶，惟其有慶兮是以有
章。

（以上據雍正河南通志卷七二）

【校記】

〔一〕實稱天子，原注云：日月稱天子，見起世經。

黃瑞雲點校

潘安仁爲河陽縣，既到官，政平人和，端居無事，迺
於境內偏植花木。明年二月之望，百花盛開，紅紫交映，
於是折簡肆筵，置酒花下，舉杯而屬客曰：客亦知花朝之
說乎？世之以二月二日若十二日者當之，皆誤也。今茲之
望，居春之中，晝夜適均，萬彙鴻生，此青帝布德行令，
陽和偏地之時也。請爲諸君賦之。曰：

伊中春之三五兮，啟天地之秘房。日遲遲其若醺兮，
風習習其載揚。猗仙夷之乘時兮，糅縟繡於羣芳。承跗鄂
以相媚兮，蔚雲霞而飛翔。鬱枝葉之扶疏兮，錯五色其含
光。近攢立以叢駢兮，遠盱瞑而青冥。旣重葩以掩葉兮，
亦交柯而擎莖。秩九品而錫九命兮，躋植物於天閭。憂金
鈴以爲護兮，樹彩幡而周防。揆生朝於茲日兮，班花歷於
東皇。相芸芸於下土兮，徇行樂之萬方。若乃貴家右族，
七相五公。樂肄二八，食列鼎鐘。陟池臺以臨亭榭，爛萬
紫與千紅。百鳥嚶其和鳴，芳菲接乎簾櫳。對良辰而高宴，

江蘇華亭人。諸生。博聞強識，耽心經籍，通經史百家之
書，及天文、刑名、樂律、九章諸術。有學福齋集。事見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

花朝賦

非戚畹其疊同。至如王愷錢埒，石崇金谷。西蜀王孫，東京豪族。開千頃之廣渠，起萬間之華屋。時奇花，執異卉，采芙蓉，獵芷薑。移春臺於平畦，侈游賞之未足。雕良玉以爲欄，裁美錦而成幄。若夫邊烽靜息，幕府燕閑。營細柳以校士，沼蓮花而延賓。沈木香凝兮畫戟，柘枝音泛兮冰弦。豔奪海棠之城，障接木瓜之戍。當茲辰而公讌，粲百花之欲然。至乃陌上游人，萋萋草熏。絳桃如笑兮瞰牆頭，綠楊絲絲兮跕繡鞍。滿城競出，士女翩躚。尋橦卓兮捷猿猱，秋千騰兮鶯彩鸞。陳百戲而兼水嬉兮，助是日之壯觀。又若去客它鄉，淹于逆旅。羨夷猶以未行，久威遲而不去。阻重關暨大河，望故鄉兮延佇。坐春寒兮寂寥，滴蕭蕭之暮雨。喜今朝之晴明，覩花枝之如許。雖拊時而驚心，亦邑飛而眉舞。又如莘莘行子，遵彼道塗。越原隰，及岡巒，虞我馬之或瘡。聽鷄鳴而欲起，指夕陽而馳驅。雜花掩映，羣鳥亂呼。念時序之轉轂兮，悵佳日之又孤。它若鼓篋書生，鉛槧經師。荃分陰之是惜，恒矻矻以在茲。扇游蠹以逗窗牖，墮飛花而點硯池。感蛾術之宜力，寧虛嬪夫良時。更有繙經居士，止靜禪和。或放花之梵志，或散花之維摩。或結願於陀利，或釀酒於脩羅。泯香界之羣有，當芳晨其云何。下有吳姬越豔，衛女秦娥。當牕理曲，挾瑟按歌。輶鍼綫於閨中，譚雲鬢之雙鴉。憶藁砧之在遠，

緘紅豆於疏麻。傷玉闕之望斷，剋歸期之無涯。入園林而踟蹰，媿向榮於芳華。于是賓友懽甚，起而長歌曰：彼美人兮佩宜男，襯芣苢兮采護草。培蘭圃兮治蕙畦，東方晞今日杲杲。又稱歌曰：花有芳兮香襲衣，日之麗兮揚春暉。佳期不可失兮，愛景光而崇令徽。

月夕賦

庚元規奉命出鎮武昌，始建南樓，爲賓佐游燕之所。于時律移南呂，序屬中秋。踰烏匿曜，素魄流天。軍府多暇，幕下之士相與敷裯，席移觴弦，會於茲樓之上。庚公後至，羣然起避。公曰：此月夕也，老子于此，興復不淺。遂亦入坐，舉白酒酣，援筆而賦之。曰：

猗圓景之縣象兮，實稟德於陰精。歷黃道之內外兮，分晷緯於九行。一晝夜越二萬六千兮，徑千里以爲形。御望舒與纖阿兮，趨玉兔而騎蟾蜍。注銀河以倒瀉兮，玉津溢于方諸。朏魄朓朮之隱見兮，會曜靈於碧虛。高在天而爲使兮，下在地而爲神。青桂蕤蕤兮影婆娑，白雲浩浩兮沒半輪。彼羿妻之竊藥兮，說荒唐而不倫。茲中秋之令夕兮，泛穆穆之金波。啟廣寒之宮闕兮，願乘風而謁帝庭。陟太微以循紫垣兮，拂天街之列星。是以同此明月，觀者

各殊。僕請陳之，以爲客娛。若乃岱華之巔，瀟霍之頂。匡廬武夷之區，羅浮峨眉之境。岡巒錯互，巖壑深迴。聳千尋之赤嶺，開萬丈之翠屏。歛微雲于天末，光皎皎而出嶺。承半匱于山坳，飛長空之鏡影。猿吟風以更清，鶴警露而轉靜。增中宵之沉寥，懷秋氣之送冷。至若出巫峽，下巴邱。齧赭圻，吞荻洲。吐納萬里，駭浪奔流。驥川后與湘妻，驅岷精而秩陽侯。風定波息，載沈載浮。較城野而廣大，羌澄澈以懸秋。飛漁父之孤笛，發涉人之櫂謳。挹清景於此夜，窮幽賞於蘭舟。更有於廓靈海，浮天無岸。漱渼沆瀣，濶蕩溟漫。匯百谷之朝宗，張千檣而並進。轉呼吸于天關，來潮汐之有信。當下碇而逢之，搖碎金以奔趁。企三山之非遙，覺蓬萊之可近。呼長年以其醉，洵勝覽之所罕。或乃鑑湖之曲，錯湖之陰，西湖之畔，太湖之心，浴積翠於瀟淪，象罔曷測其淺深。引船娘之妍倡，袒眾師之清音。沿流光以襄袞，沃沆瀣于幽襟。于斯時也，弭畫楫鼓。素琴翠珍，飫瓊醴斟。撫時序之推遷，驚急節之駸駸。幸清夜之可游，感紈扇之難任。虞東方之將曙，鷄喔喔之不禁。又若長空雨過，碧天如沐。掩星欲無，穿雲偏速。與夫嚴冬風緊，積雪乍霽。晶采交瑩，一白無際。更若池館孤清，木葉微脫。初露林間，幽意可掇。它如雜花盛開，一枝低亞。常儀若來，益助嬌奐。倘有淹留異方，

栖止旅店。獨躊躇于中庭，對素規之可鑑。又或征人在塗，襆被曉行。顧仄景之將落，隱歷歷之玉繩。更或飲馬長城，荷戈絕塞。念匏瓜之無匹，曠搏搏之彌載。況乃楚姬罷舞之緒，宋漠之思。安得不望明月而結軫，度佳夕而衡厄者乎？于是賓佐皆起，實爵爲壽曰：美哉茲賦！請繼爲明月之歌。歌曰：明月皎兮生東方，牽牛負輶兮參旗揚。歡樂極兮夜未央。又歌曰：居戚魄兮備台司，出入密勿兮蒙主知。願持盈而保泰兮，永福祿以脆之。

〔據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學福齋詩集卷一〕

以上王婧之點校

際 麟

際麟（約公元一七〇〇—一七六五），幼事訓詁，嘗從諸儒學爲文詞，每有所觸，輒形諸筆墨。年二十游歷江浙禪林，雍正甲辰游京師，乾隆辛酉游京師盤山，作盤山賦。著有鑑藻集傳於世。事見鑑藻集。

大圓鏡賦

并頌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三都，兩京，鋪張人物之美，而折衷之以中正之道。世外之文，則闡揚佛祖之心要，而折衷之以單提向上。故從上諸祖，間有詞章著述，雖連篇累牘，未嘗泥一元字迹也。嘗觀永明和尚宗鏡錄，瀾翻浩瀚，出入無涯，包括全藏旨趣。又撮其宗要，撰爲心賦，流傳天下，發明千古之正眼。豈區區世間文字可得而連類並稱歟？麟不敏，幼事訓詁，嘗從諸儒學爲文詞，後慕出世法，知有向上事，卽棄去，但習氣深重，不能頓除。每有所觸，輒形諸紙墨，然知非究竟事也。年二十遊歷江浙禪林，親炙於濟洞諸老，終不能釋然。後至京師，獲覲老人於覺生寺室中，授以惺惺時便有禪，睡夢中便無禪也。纔進方丈時便有禪，走出方丈便無禪了也。於是疑情頓發，是冬爐錘下豁爾開通，始知亘古亘今一段大事，則向時之糟粕，復轉而爲我用，又安可不敷陳其所得，以志一時師資心印之妙乎？於是沐手炷香，著爲大圓鏡賦其詞云爾。

統萬法於一心，運一心於萬類。輝天鑑地，而天地不能異。其名耀古騰今，而古今未嘗出其位。朗朗兮獨標三界之先，非偏非正；晃晃兮卓立一真之際，無外無內。聖因悟而斯彰，凡逐迷而斯昧。聖凡究竟同源，迷悟何殊一簣。居上而不有其高，處卑而奚見其墜。遇美惡於當前，既無取舍；屆榮枯於偶爾，何曾向背。至圓至滿，而圓滿

者非全；至零至星，而零星者弗碎。閒閒之境，不在林泉；浩浩之聲，豈因闡闡。明珠吐照夜之光，未足比其皎潔；碧玉露無瑕之色，安能擬其純粹。川澤以之澄清，崑崙藉斯明媚。嘗供一己而無餘，永錫他人而不匱。愚夫旣不可以拙求，智者又安能以巧會。然則假彼靈知，契斯眞境。融萬有以一如，識那伽之常定。靈靈炳炳，非虛非實，而虛實相因；歷歷惺惺，非動非靜，而動靜相應。卽太清兮絕點，離實之外非虛；離大海兮無波，卽動之中恒靜。作諸佛之洪基，立衆生之慧命。生生總托乎元樞，法法難逃乎自性。視揀擇如浮雲，是爲眞智；覩順逆如流水，尚何心病。遣空有以雙忘，千賢立證；息妄真而並化，萬靈拱聽。能由境以驅馳，境作能之使令。一空兩段以全談，六用二邊而恒淨。上窮太極而非先，下極滄溟而非盡。前居彌勒以何名，後詰威音以何姓。乾坤覆載以無私，日月照臨而無吝。斯眞人人之所本具，物物之所咸正。吾無可得而名其名，斯强名之曰大圓心鏡。語其大也，則充法界，彌道場；暨三際，亘十方；涵溟漠，育洪荒；露巍巍，顯堂堂。包六合以爲舍，周八紵以爲囊。與天地同根兮，本無蓋覆；與萬物一體兮，豈有含藏。轉法輪于纖芥，小中現大；建香幢於刹海，一爲無量。極鵠鵬之變化，通上下以翱翔。憑照體以獨立，施妙用以全彰。樂霽月光風，而

渾無岸畔；際堯天舜日，而不見封疆。撮須彌于一指，何異黔驢之技；掬香水于兩手，奚殊蜀犬之狂。是未究夫德山之高聳，性水之汪洋。非數量之所能擬議，豈靈知之足以推詳。處處逢源，不起菩提之座；頭頭應運，嘗然勝妙之香。語其圓也，則光爍爍，影團團；非捏聚，豈攔攢；將近觀，忽遙觀。似水銀以墮地，如明珠之走盤。放之不離方寸兮，星星在眼；握之不見邊表兮，粒粒盈拳。清夜覩璣璣而寂靜，中宵望絡緝以盤桓。乍隱乍顯兮，每優游於五蘊；忽有忽無兮，恒出入於六般。了了常隨于坐卧，明明不避于悲歡。胚胎于赤水之濱兮，黃帝留神而愈遠；棲遲于大漠之野兮，罔象無心而忽完。龍女獻靈山於頃刻，貧兒悞衣下於瞞預。散殊相於恒沙，萬里無雲而任卷；現慈容于滿月，千江有影而皆含。清露印荷珠以滴瀝，秋風吹梧葉以輕寒。非性非心，轉萬靈於一瞬；無踪無跡，鎮百物於長安。然則非圓無以括其大，非大無以體其圓。大而不自以爲大，故能運神功於莫測；圓而不自以爲圓，故能朗智鑑於無邊。斯仰之以彌高，殆鑽之以彌堅。將忽焉而在後，又忽焉以在前。非蓋非函，而函蓋不出範圍之內；非來非去，而去來不離呼吸之間。故能總三身於一體，成四智於如然。斯鏡之所以得名，而心之所以爲用也。原夫斯鏡之所以爲鏡也，非金非鐵，非琢非塗。不假陰陽之炭，

奚須造化之爐。以無位真人爲良匠，俾真空妙相爲弘模。湛湛寒光，虛凝淵海；沉沉碧影，冷浸江湖。倩西子以臨妝，俄驚失艷；竚潘生以回首，頻歎非吾。演若晨窺而怖走，阿難日照而迷途。片片瑕生佛面，塵塵垢起明瘞。須照盡以功圓，霑焉華藏；迄光忘而境泯，觸處毘盧。是以七佛由斯而覺悟，八王契此以遂逃。綿歷於多生累劫，優游于三界一心。如一室千燈以互照，俾他方此界以同明。佛佛放光而滅暗，燈燈續燄於能仁。受生於無相之中，本無心相；了幻於有形之內，豈有身形。起善造惡以俱空，聚沫飄風而兩借。心隨前境以倏無，緣逐後陰而忽謝。佛身佛幻以原虛，人法人空而偶藉。智者不昧于當前，凡夫遂迷于足下。樂有無大道以何關，笑罪福空花而徒把。近從賢劫以來，未可以週知而悉數；遠洎然燈以後，豈出乎同途而並馬。於是乎，四生慈父，三界大師。兜率玉宮，顯一身以互用；處胎說法，彰二相以無殊。降靈迹于西竺中天之國，驗嘉徵于東周全盛之時。萬井紅光湧溢，諸天寶蓋紛披。七歲週行，露無邊之迥照；四維瞻顧，破大地之羣迷。標人人本有之獨尊，廓爾乾坤一指；揭處處難藏之眞我，恍焉日月雙垂。半夜越王城而度脫，六年坐雪嶺以維持。涵徹十虛，見清清之覺性；冥通三際，示了了之真知。諸佛同慈，析栴檀而引誘；羣嬰悲仰，撥火宅以提

携。然猶再覩明星，重因妙悟。不去眼中之全屑^(一)，焉能開我迷雲？迄收衣內之明珠，然後起他道樹。魔軍降伏于無降，寶藏住持于無住。人間天上，自他豈隔於毫釐；鹿苑提河，終始不離乎指顧。全戒定慧以開，獨運之輪樞；綜法報化而歸，一心之府庫。三車斥小於羊，三獸彈偏于兔。黃金變大地以交輝，白乳貫長河而流注。百非四句以埽除，萬別千差而回互。陽水因熱而能寒，月蚪旋吞而復吐。南天北斗，藏身總立於雙丸；妙卉奇葩，獲味普滋于一雨。頓成我佛於成，而豈有能成？度盡衆生於度，而實無可度。於是般若則離色離名，絕心絕相。不緣想念而知，永斷是非之向。無念念中念念，而全歸實際；無心心裏心，而獨涵羣象。由胎卵濕化之假因，成生老病苦之真恙。幻緣泡影以忽消，石火電光而急亮。不居兩岸中流，奚滯通衢陋巷。湛然常寂，本應用以無方；卓爾靈明，爰頓超而直上。觀照之體既圓，真妙之旨斯暢。用而不有，真空不溺於消沉；空而不無，妙有非淪於飄蕩。卽摩訶般若之正因，談清淨涅槃之妙果。無見之見，般若故能見涅槃，此見彼見，而玉柱中擎；無生之生，涅槃故能生般若，始生末生，而金針雙鎖。是知涅槃般若名異而體同；妙有真空，渠非而汝可。顯真佛之法身，爲含生之慈母。如來之知見卽此分明，萬物之淵源於焉盡播。映蜃市于長空，揭

日輪于正午。心如鏡謝以非他，境滅心空而無我。楞嚴則因見明心，因心顯見。心心互用，斥衆妄以無依；見見雙明，表一真之可驗。握化機而總攝，彙權門而兼善。勝妙義諦以宏談，真實圓通而普偏。萬行具足於真如，一門頓超於方便。內外二對以徒勞，明暗兩途以俱遣。奚分正倒，比垂手以無遺；孰見遷流，印觀河之非變。以一國而例多國，覺塵塵刹刹之漚花；以一人而例多人，露物物頭頭之宮殿。七處既明，八還自辨。破自然之因緣，假多方以蕃衍。引青銅而自駭其頭，瞬修目而難觀其面。妄无自性，斯全體以卽真；真卽妙明，但去妄而斯現。根身器界依通，而逐喻其精粗；大地山河循業，而須窮其深淺。自他涉入於交羅，小大紓容於展轉。擊鐘驗聞性之真常，綰結示根塵之非揀。頂首之紫金光聚，照百千世界于摩尼；脚跟之妙淨明心，轉億萬羣生於閃電。諸仁之詰問無窮，慈父之提携不倦。一六之義虛生，動靜之機偶眩。太虛羣器以異形，還須除器推尋；覺海印精光於一指，畢竟因光領薦。俾塞堂上下以咸通，除爾我來之留戀。談元理以明真性，表裏涵融；起圓行而示真修，主賓欣羨。成就二十五位圓通，海潮湧舌上之金蓮；莊嚴三十二應國土，水月映波中之白練。然後淨極光通，虛涵寂照。覺性澄圓，圓澄明妙。音聞不碍於層垣，清淨流傳於真教。擊十方之毒鼓，開一

時之心竅。見聞如幻，翳以無憑；起滅若空，華而誰料。摩登在幻以忘形，慶喜因邪而着倒。一根既返于心源，六解旋歸于法要。吹光割水以虛搖，取月承珠而妄掉。無非一路之涅槃，永作衆生之指導。圓覺則大光明藏，一乘確指；平等本際，三昧正受。現淨土于不二之境，坐覺場于圓滿之候。重重主伴以交融，處處聖凡而相逗。曼殊問本起之因，薄伽居究竟之首。六塵緣影以洄漩，四大浮漚而雜湊。妄形既埽以無踪，真體鑑來其誰受。流清淨真如於覺海，起明妙涅槃於靈寶。幻華滅而真空不坏，覺性圓而常光乃透。火出木盡以都無，烟滅灰飛而孰究。心隨境起，致舟行以峯移；真逐妄遷，使雲馳而月驟。衆緣假合以爲心，萬象紛紜以養寇。圓珠朗而普現晶瑩，寶鑑磨而奚分塵垢。身心隨類而各應，影像依方而互走。根塵縛脫，本不即以不離；生佛有無，亦非前而非後。知作止任滅之原虛，悟得失取捨之本謬。潛通廣被，八萬總持開涅槃之要；密說顯演，十二大士推苾芻之秀。爍羣昏而朗一月於長天，統衆德而位中樞於列宿。數竿修竹，豈有意以掃堵；一片白雲，實無心而出岫。爾乃五障二性，現之匪淺；六度萬行，推之至廣。布海印以恢恢，越太虛而晃晃。金出鑛以速成，駒覩鞭而勇往。湛水影搖於瞬目，轉火光回於虛幌。翳無滅後之華，醒斷寐中之妄。一多清淨以含裹，彼此融

通而瞻仰。百十三昧在掌中而揭地掀天，二十五輪從心際而交珠貫網。水作冰而濕性獨存，犀玩月而靈通不爽。苟非明鏡之孤懸，曷破浮生之妄想。華嚴則極宏深于剎海，顯廣博於雲天。寶網香臺，履仙堵于步步；紅蓮白藕，彰法性以淵淵。於一毫端，具含衆像；在微塵裏，頓出深纏。充塞十方兮，現遮那之妙體；翱翔八表兮，列華藏之瓊筵。七處九會以共躋，五周四分以同宣。囁鶯聲于覺樹，鳴春密露；颺幡影于蘭若，慧炬高懸。掌智庫于室利，荷寶擔於普賢。師子嘯呻，踏芳草濛濛于香霧；象王廻顧，落繁花點點於春烟。若乃法界駢臻，善財踴躍。拈一莖而在手，作無邊之靈藥。重重樓閣以齊開，處處慈尊而一諾。萬德備圓於彈指，重元盡剖以離鑰。妙高峰畔任追尋而奚見德雲，娑羅廟前但瞬息而便逢無着。明揚十住，展清淨而不見其身心；鉢瀉千言，罄廣長而難酌其鋒譯。至若雲山漠漠，烟水淒淒。歷途中之順逆，信空內之高低。柳巷花街以坐卧，刀光劍刃以依栖。望陽明以遊詢，緬倏忽以攀躋。匝地金繩，盡佛國而原無封畛；彌天帝網，歷香河而豈有汀畦。爾乃龍樹流通，實義條貫。眩瑞日之瞳瞳，耀驪珠之璀璨。一塵一佛以跏趺，千鏡千光而爛熳。光光相映于毘盧，佛佛咸居于彼岸。演三七於最初，致聲盲以多半。瓶盤釵釧以同金，酥酪醍醐而等灌。憑高就下以無遮，卽

垢拋珍而不絆。或男女身中而出入，或老少面門而回換。二普相隨于一念，千秘深函于三段。無門非彌勒之門，有案皆善財之案。經勝熱之流離，歷婆須之淫亂。四重無碍以全歸，六種虛名而永斷。方之諸部之真詮，何異月庇星輝於霄漢。於是乎，竭四十九年之精奧，何殊鏡裏花光；罄億千萬軸之樞機，不異空中鳥迹。談玄談妙，談正談偏；在真實理地，無非談而不談；塵說刹說，橫說豎說，于向上關頭，畢竟說而無說。別傳之旨，何須展手拈花；警箭之機，早已迎眸着眉。踞獅幢而千聖影潛，坐道樹而羣魔腦裂。文殊之鎗未舉，霹靂雷轟；外道之口纔開，光芒電掣。捧金蓮於雙足，本不出生；露雙足於金龕，何曾入滅。金襴衣裏，絲絲而妙用單提；多子塔前，縫縫而全身不泄。雖遺祖父之家珍，已啓兒孫之殃孽。固宜遭棒於雲門，未免墮譏于摩竭。以至三四七以同軌，遂使東震西乾而一轍。若乃少室之孤峰渺渺，曹溪之白浪滔滔。佩直指單傳之真印，顯濟生接物于梁朝。涉海登山以游化，披雲履月以逍遙。立雪之功勲未泯，安心之秘訣徒勞。破六宗之我報，獲四得之靈苗。印楞伽於心地，揭聖諦于丹霄。五葉磨磚斥鏡相之空描。或現短現長，病法身之耿耿；或照天照地，坐心目之昭昭。或黃鶴樓頭，燭程途於家舍；或軒

轅銅內，辨佛國之山魈。或暗裏藏明而雙隱，或明中有暗而同條。或迷隔山河而不拒，或悟同枕席以休邀。或眼聽聲而瓦解，或耳觀色而冰消。或巨海而空投點滴，或太虛而枉置秋毫。皆因至簡至明而易會，以至愈元愈奧而難招。其或無碍之機，風雲動轉，不傳之秘，捧喝交加。雲門置白寶於餅，趙州寓雜毒於茶。射當人兮石葦，燒木佛兮丹霞。驗假驗真兮朽竹，縛龍縛象兮漚麻。或淺草平田，不使傷殘於禾稼；或興波作浪，慎毋打濕于袈裟。或指庭前之翠柏，或驚天際之烏鵲。或息念澄空，半點爐中之雪；或清心靜夜，一聲月下之蛙。或鐘鼓同音而並响，或青黃二色而紛拏。獨瞎金剛之正眼，驟興平地之飛沙。五宗立而門庭各異，萬法原而知見無差。莫不以如理修行爲法，菩提心念爲家。此真磨鏡之良工，詎存點汚；去塵之好手，不剩纖瑕者也。是以臨濟則三玄並立，四揀平分。勘主賓之機智，起體用之功勲。神光六道而冉冉，法身三句以云云。或奪境存人，樂山色溪光之淡蕩；或奪人存境，喜珠淵蟾桂之纊紛。或人境俱存，野老忘機於風月；或人境俱奪，將軍絕信於并汾。或全主全賓而兼用，或有玄有要而紛紜。要要交加而不滯，玄玄涉入而無文。或先照後用，露心王之智爪；或先用後照，摧意賊之魔軍。或照用异而將金試火，或照用同而致雨興雲。是皆頭頭合轍，秉一圓

而均電；處處歸宗，侶萬法而不羣。奪飢食而永無飢渴，驅耕牛而不使耕耘。透脫羅籠而剪除知解，掀翻窠臼而坐卧見聞。萬古承褫而不替，千秋贊弼而彌勤。至于雲門則一字單提，千機弩直。聳雲際之孤峰，奪羣山之寒色。函乾蓋坤而銖銖分明，逐浪隨波而高低任職。破一鑊之牢關，把三賢之疆域。不容擬議以通津，豈許聖凡而立則。顧鑒泄於揚眉，明妙施於語默。法身之句，透雙樹之無言；折足之機，證少林之不惑。揮一扇之清涼，去十方之幽黑。東山獨步，既萬象以難潛；北斗端藏，豈四山之能逼。泯一體之靈知，顯全提之時節。卓哉佛祖之權衡，永矣人天之規式。以至鴻仰則鏡智爲宗，根塵立對。斷三種之因緣，任一真而自在。塵塵混聲色以無窮，法法注遷流而彌再。憑九十七種之圓相，照八萬四千之明晦。契問答于師資，抱玉求鑑；轉輪樞于賓主，舉函索蓋。覺海義海以兼收，體同名異；五八六七而共轉，因行果逮。以元印元，而旨旨獨脫；以鏡照鏡，而光光相賽。現佛面半月於乍投，起牛字清風於下載。點明畫暗而不亂，擲後拋前而無碍。或見境隱身，不隱那伽之智；或入屢垂手，豈入森羅之隊。然燈正而永截去來，寶鑑圓而頓除淨穢。挿鍬推枕而體絕週遮，點茶撼門而用明形態。書脇下之字，頭角崢嶸；驗室中之人，心魔散潰。兩口一舌以有無，三照千珠而履佩。

火烟俱泯而孰見依稀，牛角兩無而誰爲匹配。天心之一月方沉，潭底之寒光早退。故能等鷺子之神通，功齊千聖；繼耽源之授受，枝流萬派。若乃曹洞握全機而宏聖道，啓真智以利羣生。指色空於偏正，諳理事以縱橫。玄黃未兆之初，奚名彼此；黑白未分之際，孰是璣衡。正不坐正，而虛明半夜；偏不坐偏，而絕露三更。定君臣之位次，揀趨向之虧盈。凜凜光華，稟尊嚴於正殿；輝輝勲業，寄翊贊於干城。共一途而絃化，感萬國以葵傾。畢竟功效而不共，依然位位而難名。密線金針，繡鴛鴦于錦帳；春風芳草，隱翡翠于華旌。白鷺藏兮明月，是一非一；點雪飛兮叢蘆，有情無情。十世古今，現一心而浩蕩；大千刹海，顯萬念以澄清。元始無私而寂靜，真常獨露以崢嶸。類弗齊而莫識，混知處而誰爭。退位朝君以端拱，轉身就父以歡迎。湛湛冰壺，照空劫以前之面目；沉沉金闕，歷威音最上之途程。炭裏藏身而皎潔，類中寄迹而晶瑩。至若法眼則總別明明，異同了了。住法性以施爲，統權門於億兆。師動靜於去來，相有無於綿邈。大週沙界以非大，小入毫毛而不小。收拾那畔，今時何前何後？充塞因源，果海非邊非表。處冥寂而能騰，在繁興而不擾。知取一廢一之偏邪，會雙主雙忘之縈繞。壞歸樓至之將來，成在威音之未肇。一心總攝以無多，六相談通以豈少。澄潭旣無意停雲，

秋漢又何心留鳥。言前獨露，得真智之平平；句裏全彰，運靈機之悄悄。自此雲林烟靄，宣妙偈以悠揚；從茲月渚風柯，唱元音之縹渺。故有永明宗鏡以高懸，遂使華藏元門而洞曉。會五家之旨要，秉面壁以分符；演萬派之心宗，作拈花之導擁。水歸星宿以聲消，山到崑崙而勢拱。遠承鷺嶺之綱骨，近入慈尊之毛孔。何須路邊道伴交肩，必使室內一人接踵。西乾一佛以肇興，東土千燈而供奉。弘宗端賴乎英賢，任道必期乎堅勇。雖云向上無師，實乃進修有種。蓋嘗會而推之，夫法法惟心，開權顯實；心心是法，印假明真。心者鏡之體，鏡因心而能照；鏡者心之用，心因鏡而能神。卽鏡卽心而照遠，非心非鏡而光純。竟日披衣，何曾着肉；終朝飲水，無處沾唇。旣一粒粟中是我，豈半條絲內非身。入火不燒，全性族而奚勞湊泊；入水不溺，握心泉而曷見沉湮。葉葉釋迦，刹海全收於一葉；塵塵佛國，河沙總入於微塵。山在雲中，坦然大道；橋流水面，廓爾通津。良由溪靜風恬，慣生濤浪；途平徑闊，易長荆榛。樂本出盲夫之手，井偏墜明眼之人。以至衆客號寒於爐畔，征人哀渴於河濱。然不知今古良工，風光似錦；乾坤巨富，月色如銀。自昧室中之至寶，虛求門外之佳珍。孰若內外俱淨，表裏咸投。嘶春風兮木馬，吼秋月兮泥牛。石女吹笙而婀娜，鐵人扶杖以優遊。望水底之青山，峰峰

倒卓；覲山頭之碧浪，滾滾逆流。識上地下天以無礙，任魚飛鳶躍以何尤。出門裏之身，豈懼千扉窈窕；入身中路，何妨萬井綢繆。本非出兮誰入，本不放兮誰收。卽浮漚以明大海，卽大海而識浮漚。我佛住頭以觀影，衆生住影以觀頭。起滅不離乎當處，聖賢豈外乎真修。見見聞聞，原無觀聽；聲聲色色，總命徽猷。然後可以盡百千妙義，任汝抽牽；轉十二時辰，惟吾運使。南雲北雨，合今非而一念陰晴；東涌西沒，在頃刻而寸心起止。惟生生乎不生，惟棄棄乎不棄。寐時之鐘响堪疑，覺後之杵音不異。真諦不落斷常，真見豈容粗細。通身坐卧於遷移，全體逍遙於寒暑。聊陳四季之風光，會入一身之賓主。時而春也，廣正因於萬綠，蒂妙果於千紅。無影樹頭，露明明之霽色；不萌枝上，笑拂拂之東風。見紫陌之鶯花乍暖，信寒岩之上下高低，稟受殊而地心不昧；陰晴雨露，潤澤均而天道尤公。普扇陽和，不居其德；遙臨卉木，不有其功。淑氣氤氳，獨步夜明簾外；花香芬馥，端居明月堂中。轉長廊之寂寂，緬香霧之濛濛。啼罷鷗鵠，尤憐舊曲；睡酣蝴蝶，未冷芳叢。金勒之遨遊欲散，玉樓之歌舞成空。問春色來兮，來將何處？究春光去也，去自何從？空在色中，空因色顯；色非空外，色賴空通。妙用如如新漲，助溪聲之活

潑；元機了了晴嵐，點山翠之青葱。芍藥數枝，迎眸紺目；牡丹千葉，覲面金容。歷萬劫而何曾開謝，入普門而曷有初終。時而夏也，綠暗遮窓，陰濃蔽屋。薰風寫人境以悠長，膏雨洗身心之清淑。响出洞之新泉，立參天之翠竹。山人醒睡於啼鶯，童子忘情於鞭犧。生緣偶觸，喜白豆之初生；熟境難除，笑黃梅之又熟。蜻蜓點水以欸欸，欸欸者高飛；鴛鴦在池而羣羣，羣羣者孤宿。花明碧磽，前枝後葉以光勻；雲起遙山，萬疊千層而影獨。是天覆處，總在炎蒸；但日照邊，皆爲奧燠。九旬轉一匝以非旬，三伏驗一陰之已伏。欲避暑而本無可避，任沐涼而奚其可沐？爐邊之扇子清寒，火裏之蓮花馥郁。一門內外，至此圓融；萬物胚胎，於焉養育。但符手內之金繩，任轉河邊之轆軸。時而秋也，爽氣橫空，天光乍碧。微涼司令以來吹，殘暑休官而消歇。灑玉露之霏霏，轉銀河之脉脉。露全體於金風，印精心於桂魄。水天一色，極上下之清虛；魚鳥齊飛，弄空明於咫尺。湛湛澄江，不釣波中之雁影；迢迢青嶂，偶露雲邊之石隙。梧凋一葉而匝地知寒，霜染千林而遙天盡白。牛羊在野以言歸，禾黍登場而有獲。慶子粒於惟今，緬精勤於疇昔。涼與燠而相諧，果與因而並積。覲遍界之清商，信浮生之遷革。既身心之可外，豈形軀之不易。落翠巖之眉毛，見寒山之筋骨。色身等水面之虛烟，法界喻

亭中之過客。須窮不壞之真剛，一任堅持於順逆。時而冬也，古洞啼猿，清聲歷歷。寒鴉落木，瘦影依依。動羈人之歸思，發靜夜之靈機。松際之寒燈隱約，月中之明月依稀。扃玉關兮寂寞，閉金鎖兮霏微。聽碎杵於家家，千砧一韵；數雁行於處處，雙雁孤飛。老鶴移巢於月窟，形雲送冷於岩扉。聳孤峰兮不白，信千山之雪覆。挺翠柏兮常青，知萬物之時違。布被蒙頭於霜夜，晴簷曝背於朝曦。人境雙忘，山川赤骨。心法俱泯，天地無衣。坎不流兮凝結，艮知止兮崔巍。剝盡羣陰而一陽來復，消磨衆否而萬泰云歸。我今非兮昨是，彼昨是兮今非。究真心兮不着，在全體兮無爲。物物催遷而不遷者何物？緣緣凋謝而不謝者希夷。夫妙智獨存，實無一物；權門廣化，何妨萬用。彼正覺兮不覺，伊真空兮不空。故春花開謝，花之紅綠不移；秋月虧盈，月之尖圓不動。流金爍石而遍界清涼，水涸山枯而通身煖烘。苟真明兮不受，任浮塵兮相送。因推萬法之惟心，始淺真金之出鑛。雖然，理固如是，猶有說焉。夫心本無緣，緣因境起；鏡原無法，法在心能。由凡情與聖見，致目送以心承。幻化真常兮合德，無明本覺兮相承。泮三冬之煖壑，凝六月之寒冰。定慧之功稍缺，乖違之境爰乘。真宰共浮根而不敵，真心被妄境以欺凌。使魔情兮漸熾，致佛性兮難勝。嗟渴鹿狂奔於陽燄，愍飛蛾